

不是比谁浪花漂亮 而是浪退去谁留在沙滩上

在老戏骨初出茅庐的成长时期，他们接触的环境是怎样的，或许对今日的年轻演员、甚至环境本身都有些许借鉴意义。这其中，既有唐国强描述的“那时月光”。比如拍《三国》时，全剧组会同游历史古迹感受氛围；拍《雍正》时大家一起读史上课，揣摩帝王之心。这些在今日被称为良心剧组的行为成就了剧，也成就了老戏骨本身。

老戏骨和小鲜肉，因句式对仗的工整和各自所指的内容，成了一对CP。几位老戏骨也聊了聊对小鲜肉的看法。不单是其身上常常被诟病的名气与实力不符等行业议题，还有那些对小鲜肉有着切实帮助的过来人经验。这当然不是一组单一的对立关系，毕竟很多老戏骨，也是从小鲜肉走过来的。



唐国强《三国》《雍正》全组一起上课，精准把握角色是演员的本分

拍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影视创作环境还是另外一个样子。那时剧组组织我们走赤壁，去街亭，重回五丈原，凭吊古战场，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和感受当时豪迈的历史氛围。我本身也爱好历史，史书常不离身边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拍摄过程让我从更深层次认知到，演员必须更要下工夫吃透典籍中的每一点记录，才能给历史人物以

明确定位。

拍《雍正王朝》也是，剧组和导演会提前请史学家给大家上课讲解，可一个演员更要要求自己去了解那个历史节点的雍正，自己给自己细化任务，通晓雍正那种“合于天而畸于人”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孤独和“革弊除旧”勤勉工作的缘由。

但现在拍摄氛围是不一样

的，我甚至经常会在剧组生闷气。现在拍摄周期的确紧，有些剧组的工作太毛糙、不精细，做得不到位。作为演员，一定要让自己成为“杂家”，要观察各个阶层、各种行业中人物的特点，这些都是表演中需要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东西。要珍惜每一个创作机会，把自己的戏份吃透、做好，做到位，这样你的路才会长远。

张凯丽：慧芳火了以后，大家都不敢找我演戏

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要出名的想法，好像也没有这个途径。比如现在我们年轻的孩子首先想到拍点写真，或者去整个容。我们那会儿就没有，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。演完《渴望》那阵其实还挺难的，“慧芳”的影响力非常大，好多人都觉得你这牌儿太大了，都不敢找我演戏。那会儿不像现在说你一个角色火了之后，后边好多戏都能够接上，你可以尽情地挑本子，完全不是这样。如今，你是一个票房的保障，你就能够为投资

商带来更大的利益，很多剧本就来抢着找你。

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随性的，比如说那时候我在《渴望》最热的时候拍了《凯丽阿姨讲科学》，这个事情就占用了我大概一年的时间。用我们现在的的话讲，一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去做别的事情，这个人气就有点淡了。加上我那会儿又在恋爱，在深圳，很多人就认为你是不是“淡出”了，或者“嫁大款”了，反正说法多多。这么一传，有些人可能就误认为你不做

这行了。

《渴望》最火的时候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东北老家那边的演出公司找过来，让我回老家，回东三省演出，跟观众见面，然后说一场给三千块钱。然后我就回去了，我到家之后，我妈妈爸爸就说，绝对不能要一分钱，跟家乡人要钱这可不兴。最后我真的就是一分钱也没要，演了一圈。还有，那会儿人家拿着十万块钱找我拍广告，我都不敢拍。十万块钱，都吓死你了，你哪敢拿啊，不敢。

侯勇：不要说观众脑残，脑残的是我们

当下我们的影视剧创作是出奇的单调，看似热闹、繁荣，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。不要觉得说现在观众脑残，脑残的是我们。

我要问了，我们过去一个编剧写一部作品用一两年，甚至《大秦帝国》的编剧孙皓晖老师一部戏写14年，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样？四个人坐那儿侃，侃一个故事梗概，把人物一搁，梗概一丢，找一个人设，这边找四五个戏剧学院、戏文系的学生，开始码，码台词、码剧本，闭门造车，好看吗？还有那些玄幻题材，什么玄幻？好，远古有一个老怪，这时有一个美丽少女，这种故事还用你讲吗？我

闭着眼睛一口气能讲三十个。

我觉得这不能怪别人，那些怪我们的人也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国家给了文化艺术界一个非常好的契机，就是文化产业上市，对不对？做大做强，那么我们拿着国家的这个政策，是做大做强了吗？他们现在是在做博眼球，是做产值，做IPO，那是为了上市，是为了圈钱。多少影视公司都囤地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当有钱了，我给你演员。好，你来拍我的戏，十万？——对不起，我家里有事；二十万？——我要考虑考虑；三十万？——能不能半个月拍完？五十万，来，给我来一个月？这个演员肯定没有二话，肯定签字。

我得承认，我有这方面的经历。有过，所以我现在痛定思痛。当时有人直接说你过来拍一个戏，啪，一笔钱往这儿一搁，我都傻了，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这种事我经历过几次。但现在反过来想想，第一，当时太年轻。第二，的确不应该那样做。最起码那个戏不是我想拍的戏，那个角色不是我想演的角色。而且用十天去演这么一个戏，我真的拍不完。这什么力量？资本的力量！你拿了这么个钱，那怎么办，一天拍十四五个小时，我也得拍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。以至于到了后来2012至、2014这三年，我干脆不拍了。

何冰： 以前叫“奶油小生” 现在只是换了说法

我年轻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本事大，要出名、赚钱，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，能过一份好日子，这是物质方面。精神上就是觉得自己爱干这个，特别爱干，干这个累不死，数学做一道就不行了，1+1累死了。干这个干一天也没事，我们那会多惨，十七八个钟头，我最长的一次四天四夜没出棚。这就是人为什么选这个职业的原因，为什么你算了一道数学题就觉得累得不行，为什么干了四天四夜这件事你还觉得自己挺悲壮，觉得自己特英雄。

像我们拍《白鹿原》，剪出来大家一看觉得不错，它好在哪儿？我能看出来，就好在八个月时间上。体验生活一个月能管什么用，但你搁那儿生活八个月你试试？你天天吃羊肉泡馍，天天吃油泼面，你已经是西安人了，都灌的是西安话，所以荧屏里出现的就在那儿，稳稳定定扎在那儿的。

对小鲜肉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只是换了一个叫法而已。和以前叫“奶油小生”一样的，历代都有，唐国强不是？《人民的名义》里的许亚军老师不是？当时他演《伯爵》的时候红成什么样？可当时没“小鲜肉”这词儿，现在编了这么一个词，就出现了。

有些事首先算在演员身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事。这个东西是要出来的还是给出来的？这个东西是给出来的。现在我何冰张嘴一天一百人民币、一千人民币，低于这个钱我不干，谁给你，疯了，对不对？首先你得有这个市场价值，对不对？人家给你这么多钱你能赚回来，那就给你，对不对？这是市场蓬勃带来的。真正让我们觉得不太美好的地方，是与之匹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，可这个问题也说不清楚。我问问你，二十多岁小孩演戏露点、软点，很正常，谁二十多岁演戏好啊。

杨立新的儿子杨功，这是我可以发言的小鲜肉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跟他们家私交甚好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。杨功有一回拍外采，我跟他谈，乘着这股东风，但别忘了脚下赶路。我说孩子，一浪一浪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茬一茬，咱，海水退去谁留在沙滩上，谁才是厉害的。这会儿千万不能停止脚步，要去冲浪。但是拼的不是谁先冲得更漂亮，而是浪退去之后，谁还留在沙滩上，你别被大浪卷走。如果你想让我跟他们说的话，一个男演员，你漂亮归漂亮，但你毕竟还是要演点什么的。

(腾讯)